

上海朱樹人譯著

教育
小說
治工軼事

上海文明書局出版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印刷

同年九月發行

教育小說（冶工軼事）

每部大洋三角五分

原著者 法國剛奈隆

繙譯者 上海朱樹人

發行者 上海文明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胡家宅
文明書局活版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北段
文明書局發行所



弁言

國民教育者。所以使國民知本國行政裁判之制度及國民之權利義務者也。近日課程條目中。以國民教育爲小學校緊要課程。意則美矣。而收效實難。爲童子敷陳名義。整襟而談。使略記模糊影響之字句。無益也。不如演空言爲實事。令讀者如見組織運動之跡。則意義親切。而於國民應盡之職分。亦庶乎有所持循矣。此書之所由作也。前人著述。多載忠義勃發捨身殉國之事。此傑出之國民也。是書所載。多尋常國民。凡篤於義務能宣力社會者。皆不媿爲良國民焉。國之強也在於民。良國民愈多則國愈強。此書出而能爲國家增益良國民之數。則區區之微願償矣。

著者識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文明編譯印書局職商廉泉俞復丁寶書稟稱職等糾合同志集有鉅款創辦編譯印書局租定房屋於上海四馬路胡家宅地方擇於六月初一日開辦所有編譯已成各書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易名翻印或妄爲增損改換面目貽誤士民實非淺鮮嗣後凡本局編譯印行各書均不許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合詞稟 准允立案出示嚴禁翻印并請札飭縣廨一體出示曉諭並照會 租界領袖美總領事立案等情到道據此除函致 租界領袖美總領事暨分行縣廨一體立案示禁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示仰書賈人等須知文明印書局編譯各種書籍均係該職商等苦心經營而成爾等不得私易書名改換面目翻印漁利倘敢故違一經該職商等查知許卽指名具稟本道立即提案不貸其各凜遵毋違切切特示

光緒貳拾捌年陸月初七日示

法國政治略

議會制度略

法國爲民主政體。民年二十一以上。皆得自舉代表以理一國及管理地方之政務。惟住居本鄉不滿六月。或因過犯削奪國民權利者。不得充選舉人。凡各鄉有鄉議會。建於鄉廳。員數多寡。以民數爲差。由本鄉之選舉人。用投票法暗舉。四年一任。各縣有縣議會。建於縣廳。會員每鎮一人。於鎮大鄉然不論有若干鎮。其數必在九人之上。由本鎮之選舉人公舉。三年易其半。六年更舉。各郡有郡議會。建於郡廳。會員每鎮一人。亦由本鎮選舉人公舉。三年易其半。六年更舉。皆以理地方之政務者也。理一國政務者。則有上下兩議會。下議會員以合郡統計。七萬人中舉一人。由本郡選舉人公舉。四年一任。上議會員每郡若干人。以民數爲差。由下議會員郡議員縣議員及鄉議會之委員公舉。每六年輪班一易。

國政制度畧

自一國以至地方政務。各設兩大機關。一立法權。一行法權。國政上之立法權。掌於上下兩議會。全國賦稅法律。必經兩議會議決而後行。掌行法之首領曰伯理璽天德。由上下兩議會公舉。七年一任。有統率海陸軍簡派大臣赦免罪犯之權。伯理璽天德之次。曰諸省大臣。一外務省。二大藏省。郵政電報附焉。三內務省。四農務省。五商務省。六工務省。七司法省。八陸軍省。九海軍省。藩部附焉。十學務省。美術宗教附焉。大臣由伯理璽天德簡派。以少政黨最盛者爲合格。又有大參事院。內閣略同。掌草律令裁判行政上控案。政府之輔弼也。參事員亦由伯理璽天德簡派。伯理璽天德必依大臣之議以行事。大臣必依兩議會之議以行事。大臣有過舉。經下議會質問。立卽解職。

地方制度畧

全國分八十六郡。轄境不及中三百六十二縣。三千餘鎮。三萬餘鄉。郡有郡長。掌

一郡之政令。輔以郡議會。別有郡參事會。佐郡長理郡政。及裁判行政上控案。如國家之有。大參事院也。縣有縣長。掌一縣之政令。而屬於郡長。輔以縣議會。鄉有鄉長。掌一鄉之政令。輔以鄉議會。郡縣鄉之長官。掌行法權者也。郡縣鄉之議會。掌立法權者也。郡長縣長由內務省簡派。鄉長則由本鄉選舉人公舉。而無俸。鎮無專官。惟和調判事。裁判官名有和息訟事之責故以和調判事名及稅務官在焉。

裁判制度畧

全國裁判分民事刑事兩大綱。掌民事者各鎮設和調判事。各縣設民事裁判所。亦名初審裁判所。上之則控有訴院二十六處。凡不服和調判事及民事裁判所判斷者。可赴本院控訴。掌刑事者和調判事主斷違禁罪。凡違犯警察章程者歸其處分。則變爲警察裁判官矣。民事裁判所主斷輕罪。則變爲輕罪裁判所矣。每歲四次。控訴院判事一人。民事裁判所判事二人。偕陪審員。陪審員於尋常國民中籤派若干人。赴郡治裁判所判斷重罪。則又變爲重罪裁判所矣。又有大審院。建於巴黎最高裁

判所也。全國案件，必送本院覆勘。有與法律不符者，駁送他裁判所。凡大審院控訴院各設檢事長。民事裁判所各設檢事。職在保護公益。檢察匪違。請伸國法。全國裁判官及檢事官，皆由伯理璽天德簡派。

小教育 冶工軼事（八種之一）

國民教育之部

第一章

法國鴉士江濱有暖維爾村焉。仲春某夕，燈闌人靜，四望悄寂，忽見大道旁某屋中火光熒熒達戶外，則伯爾氏之煨鐵坊也。爐火炎上，狀若旋螺，吸入烟突，噴射而出。爐中鐵自紅而白，倏忽變觀。一十五歲男子，鼓風箱甚力，每一鼓，火星攢落如紅雨。是日醫生丕倫氏乘馬來村，爲人視病，方欲歸，馬掌鐵墮於道，因詣坊求治。丕倫高年骨立，而裝束俊俏，服黑衣冠，戴金絲眼鏡，目光閃閃，溫煦中露黠狀，回顧伯爾，身長五尺六寸，年四十許，面褐色，豐鬚髯，腰圍黑革裙，裏衣袖及肘，一丕倫之反對也。其父以農家子應募爲兵，滑鐵盧英師敗拿破崙處之戰，身受大創，已而從軍南土，風日炎烈，勞苦備至，是時年八十矣，然尙矍鑠，默坐爐側，口銜

雪茄時一拈髭。妻馬都里納與翁對坐。爲兒女補衣綻。時諸兒女皆寢。獨長者年十一。在旁觀爐火。伯爾左執鉗。右執錘。目注視爐火。口則與客笑語。無何鉗鐵出。置礎石。語不倫曰。少頃君卽上馬去矣。可不謂神速耶。不倫曰。然他日子病。某亦當以神速相報。曰。否。願見君。不願見醫生。曰。姑勿論。頃自村來。見某處廳事中。燈火輝煌。人語雜沓。得非有姻事乎。何吾與若之不見邀也。曰。非也。鄉議會會員瓜代有日矣。彼好事者謀所以代之。故在彼集議耳。曰。子曷獨不往。曰。某若往。君馬不得行矣。且村婦性畏事。不喜某與聞政務。卽欲往。彼必力阻。語次。顧問其妻曰。我言何如。不倫正眼鏡。諦觀良久。問曰。爾夫得毋妄語否。馬都里納年三十許。軀幹等中人。碧眼。面嫩黃色。柔媚而怯。頭戴白帽。身衣紅黑線絨布袍。樸素而潔淨。聞不倫語。面微頰。從容對曰。良人不謬妾也。妾之所以惡聞政務者有故焉。鄰人哥爾奴君。木工也。自干與公事以來。日日奔走酒肆。讀新聞紙。縱論政府舉動。以之店業放落。主顧稀少。其妻亦無意理家事。縱兒女輩浪游街道。衣履破碎。其家

門庭若市。常有不知誰何之人。邀入酒肆密議。迷亂人意。妾是以不願我夫之與若輩游也。丕倫曰。子言甚辯。雖律師亦無以過。雖然。詞則工矣。如理不足何。此國民之義務也。奈何阻之。馬都里納問何謂義務。丕倫未及答。伯爾曰。止呼其徒約各語曰。爲我執馬足。旋取烙鐵出。繫馬於門。令約各捧馬腕起。已則施鐵於馬掌。蹄亮焦。臭達於內。丕倫曰。何臭之惡也。曰。久聞之。亦自不覺矣。丕倫出囊金給值。又以一金酬約各。約各笑受之。丕倫辭去。伯爾挽之。請言所以爲義務之道。馬都里納先言曰。以妾觀之。人生於世。惟有對家庭之義務耳。夫之於妻。父之於兒女。義務之所在。莫先於是矣。丕倫作色曰。有國家在。奈何忘之。對國家與對家庭之義務。了不相妨。豈必如哥爾奴之奔走酒肆荒廢本業。而後盡國民之義務哉。馬都里納不答。亦無悅服意。丕倫曰。尙有以語我否。曰。有之。沈思半晌。已而抗首言曰。妾謂家有賢耦與佳兒女者。終以一與公事爲妙。語次。顧盼其夫。其夫作首肯狀。更進而言曰。其以我爲鄉長與。鄉議員與。爲下議會員或上議會員與。將焉

用此。豈今之從政者。未必皆幹材。脫有蹉跎。吾輩庸懦人。能有以益之乎。其夫聞之傾倒。心忤丕倫幾語塞矣。丕倫曰。子辯才無碍。議員之才也。雖然。我國之人。視國事如休戚不相關者。蓋不少矣。吾安能默爾息乎。數年前我國大員嘗謂我國政治才太少。或又謂我國政治才太多。愚謂是二說者皆是也。國人約分兩等。一卽倚政事爲生涯。有所樂而爲之。如哥爾奴其人者。故患其太多。一卽以不與公事爲恬雅。避之惟恐不速。如爾夫婦其人者。故又患其太少。爾夫婦其知之。旣爲一國之民。當盡國民之義務。凡國民皆得享干與國政之權利。與之以權利不能用。此辱甚矣。伯爾聞丕倫語。頗傾心焉。夫人滋不悅曰。旣有樂此不疲之人。吾輩可袖手矣。丕倫曰。否。旣家是鄉矣。鄉之事猶吾家事也。鄉之議員。卽我之所舉以治吾家事者也。必慎選敦行之人而任之。假若此鄉之中。道路不脩。學校不舉。盜賊橫行。紀律散亂。於鄉人士之公益。固有損矣。其於伯爾一家之私益。亦焉能無損乎。且一鄉之經費。卽取於一鄉之民。假若此鄉議員濫糜公款。其所糜者獨非

伯爾之資財乎。等而上之。如郡議員糜一郡之公款。下議會員糜一國之公款。亦必爲伯爾之累矣。故所舉一不當。其害必且由身而家而鄰而一國。危乎殆哉。假若一鄉之中。常以十人或百人者操選政。衆人則唯唯聽命。其所舉之人。尙堪問耶。不倫高談雄辯。盛氣逼人。已而微有倦意。因探懷出玳瑁鼻煙盒。撮少許入右鼻。須臾。興會勃發。復進言曰。吾子勉之哉。鄉之人敦行如吾子者。能出而與聞政務。其於一鄉之公益必有濟矣。馬都里納不能答。其夫凝神冥思。細繹語意。不倫知其意已回。因不復言。溫顏謝曰。老夫多言。幾忘夜之深矣。未及出門。兩客入曰。以某等之來而遂去。毋乃不可乎。不倫轉身入笑曰。格盧德君。時鐘報十一小時矣。尙未寢耶。他利斯君。汝非賣麵包牛羊肉者乎。深夜來此。脫有不測。如一鄉何。格盧德年五十許。身胖而矮。髮白。面色斑剝。他利斯軀幹魁梧。格盧德曰。何相誚爲。某等立門外聆君語久矣。君不曰義務義務耶。某等之來。盡義務也。且勸伯爾共盡義務也。他利斯曰。某等亦爲伯爾列名於志願員單內耳。

凡願充各議會議員者請

顧之具志馬都里納曰。天乎。將焉用此。吾良人不能爲是僕僕也。請求諸他。格盧德慰
譬之曰。必不願。亦勿強也。其少安毋躁。容某等畢其辭。然後熟思而審處焉。豈爲
遲乎。顧問伯爾曰。君以吾鄉長爲何如人。伯爾蹙額曰。何問爲。自彼之任斯職也。
學校不舉。道路不脩。其私田地交通之路則脩之。民有赴鄉廳白事者。惘然不知
所向。彼其身亦未嘗一日在廳中也。他利斯曰。然。吾鄉鄉政之壞。推法國第一區
矣。丕倫曰。立言不當太過。烏在其爲第一區也。吾國鄉政類此者。正復不少。此居
其一耳。格盧德曰。頃見一志願員單。已中選矣。其中列名者。鄉長外卽鄉長之所
善與其所庇護者也。某等爲救弊計。思有以去之。雖然。有難言者。此人聲勢方張。
性又狠戾。其志在陷害人。以是人皆畏之。君旣世家是鄉。又好爲人盡忠。勞而不
伐。雖非素封。自足溫飽。雖非名宿。頗擅學識。吾黨中足爲彼樹敵者。惟君而已。不
幸而見拒。某等失右臂矣。伯爾不知所答。手拈鬚。若欲拔而去之者。左顧兩客。右
顧不倫。又回顧其妻。踟躕萬狀。格盧德曰。君今日就枕後。請熟思之。某等明日當

復來也。馬都里納勃然怒曰：「請勿復來，來亦無益。」君等謂吾良人不能答耶？彼不願往耳。他利斯方欲進言，馬都里納復曰：「君等謂吾良人肯費光陰耗錢財以博鄉議員之虛榮耶？彼於坊事且不暇顧，安論外事？彼卽往，誰爲理其家務？誰爲教育其子女？吾良人非貪嗜榮利者，豈以一鄉議員足動其心乎？」不倫曰：「子奈何以一人違衆議？」庸何傷？世之慕爲鄉長爲鄉議員而不得者多矣，盍往求之。自丕倫之來，主客辯論蠶起。伯爾之父默坐爐側，無所語。及是，拋煙管起而言曰：「君等非爲吾鄉興利計乎？」二客同聲應曰：「然。」乃呼其兒媳語曰：「遲疑者非，阻止者亦非。一鄉者，全國數萬分之一也。鄉與國大小不同，義務則略相似。人之有義務也，必思所以盡之。吾今老矣，自問尙何愧？凡義務之所在，行之而已。何問難易？假兒爲貧人，有子女而不能撫育，其遂棄之乎？恐必不然矣。民之於國家，猶子之於父母，吾家世傳忠孝，願吾兒勿墮家風也。」翁語言真率，無裝點。客聞之肅然。馬都里納歎息坐，然不復言。伯爾諾兩客之請曰：「明日晨餐後，當再奉教。」兩客大悅而歸。丕

倫握翁手語曰。君言深感吾心。亦上馬去。其蹄聲漸遠。伯爾閉門寢。村中遂寂然。鍛鐵坊之側。伯爾居宅在焉。屋凡兩層。下則膳堂庖廐之所在也。上層凡四室。小閣建其上。屋後有場。兩分之。左爲蔬圃。供家食。右爲園落。旁列雞鵲。寢室皆在上層。伯爾之父與其夫婦二女分占三室。其一爲精舍。鋪陳華麗。非大宴會不得入也。中列寫字桌一。書架一。皮書百數十冊。核桃木几椅數事。色光澤。椅前鋪草墊。爲客薦屨。地墁蠟塗磚。一星期必墁蠟一次。品瑩如鏡。其他什物亦稱是。室中無分毫塵跡。入其門者。幾不知爲鐵工之屋也。伯爾既寢。鼾聲如雷。楊旁臥一犬。忽狺狺作聲。馬都里納蹶然起。屏息聽之。了無所異。因復就枕。枕上反復日間語。自謂所見頗不謬。聞時鐘報兩小時矣。猶輾轉不成寐。已而犬復作聲。欲覺其夫。又念其終日煩劇。不得無片刻休。遂止。無何聞有聲自圃來。馬都里納知有異。披衣起。由寢室門出立窗間聽之。私疑來者賊耶。抑刺客耶。心惴惴。手足皆顫。因轉身入。低語其夫曰。賊入吾園落矣。其夫不聞也。鼾睡如故。舉臂推之。瞿然曰。呼。

將有火耶。曰非也。賊耳。曰賊耶。美哉美哉。時伯爾方夢作兵官。得肩章。兵官肩章色狂喜中。若聞部兵譁譟聲。不知其妻之呼已。已而復曰。請俟明日。余今無暇。鼾睡如故。馬都里納正惶急間。又聞鐵木物墮地聲。乃舉盆水沃夫首。伯爾又夢溺水。鼓手足自救。及醒。則身在牀。頭涔涔濕矣。已而揩倦眼。見其妻屹立牀前。驚問何故。妻曰。賊耳。呼君已一小時矣。馬都里納驚遽之際。不覺其言之過也。實則僅數分時耳。伯爾曰。賊耶。一躍下牀。笑曰。予頃者夢作兵官。肩章赫赫。冠羽煌煌。自謂生平第一奇遇。不意當更作一場魘夢也。遂披衣袴。踏軟鞋。執短棍。下梯。密啓門鑰。入園落。則見一人立雞塢間。年四十許。身長。面削。衣半敝絨布衣。脰圍革鳥。腰懸獵刀。伯爾移數武擒之。捉其項。呼曰。馬爾加里。念爾妻孥。姑從寬典。舉棍擊其背。數下而罷。猛力推之。遂倒地。旋躍起。口中申詈。作揮拳狀。復伸手入腰。作拔刀狀。伯爾笑而觀之。賊引去。從後門出。伯爾乃鑰門上樓。其妻屹立而待。手足猶驚顫也。伯爾草草道巔末。且語且解衣。不數分時復鼾睡矣。其妻憶日間事。憂從中來。